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九十七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九十七回　林黛玉焚稿斷痴情　薛寶釵出閨成大禮

下一回▶

話說黛玉到瀟湘舘門口，紫鵑說了一句話，更動了心，一時吐出血來，幾乎暈倒。虧了
　　同着秋紋，兩個人挽扶着黛玉到屋裡來。那時秋紋去後，紫鵑雪雁守着，見他漸漸甦醒過來，問紫鵑道：「你們守着哭什麽？」紫鵑見他說話明白，倒放了心了，因說：「姑娘剛纔打老太太那邉回来，身上覺着不大好，唬的我們没了主意，所以哭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我那裡就能彀死呢。」這一句話没完，又喘成一處。

原來黛玉因昨日　　得寶玉寶釵的事情，這本是他數年的心病，一時急怒，所以迷惑閣本和藤本作：惑了本性。及至回來吐了這一口血，心中却漸漸的明白過來，把頭裡的事一字也不記得了。這會子見紫鵑哭，方糢糊想起傻大姐的話來，此時反不傷心，惟求速死，以完此債。這裡紫鵑雪雁只得守着，想要告訴人去，怕又像上次招得鳳姐兒說他們失驚打怪的。那知秋紋回去，神情慌處閣本和藤本作：遽。正值賈母　　起中覺來，看見這般光景，便問怎麽了。秋紋嚇的連忙把剛纔的事回了一遍。賈母大驚說：「這還了得！」連忙着人叫了王夫人鳳姐過來，告訴了他婆媳兩個。鳳姐道：「我都嘱咐到了，這是什麽人走閣本和藤本作：去走了了閣本和藤本作：風呢。這不更是一件難事了嗎。」賈母道：「且别管那些，先瞧瞧去是怎麽樣了。」說着便起身帶着王夫人鳳姐等過來看視。見黛玉顏色如雪，並無一點血色，神氣昏沉，氣息微細。半日又咳　　了一陣，丫頭遞了痰盒，吐出都是痰中帶血的。大家都慌了。只見黛玉徵徵閣本和藤本作：微微睜眼，看

見賈母在他旁邊，便喘吁吁的說道：「老太太，你白疼了我了！」賈母一聞此言，十分難受，便道：「好孩子，你養着罷，不怕的。」黛玉微微一笑，把眼又閉上了。外面丫頭進來回鳳姐道：「大夫來了。」于是大家畧避。王大夫同着賈璉進来，胗了脉，說道：「尚不妨事。這是鬱氣傷肝，肝不藏血，所以神氣不定。如今要用斂陰止血的藥，方可望好。」王大夫說完，同着賈璉出去開方取藥去了。

賈母看黛玉神氣不好，便出来告訴鳳姐等道：「我看這孩子的病，不是我咒他，只怕難好。他閣本和藤本作：你們也該替他預脩預脩，冲一冲。或者好了，豈不是大家省心。就是怎麼樣，也不至臨時忙亂，偺們家裡這兩天正有事呢。」鳳姐兒答應了。賈母又問了紫鵑一回，到底不知是那個說的。賈母心裡只是納悶，因說：「孩子們從小兒在一處兒頑，好些是有的。如今大了懂的人事，就該要分別些，纔是做女孩兒的本分，我纔心裡疼他。若是他心裡有別的想頭，成了什麼人了呢！我可是白疼了他了。你們說了，我倒有些不放心。」因回到房中，又叫襲人來問。襲人仍將前日同王夫人的話並方纔黛玉的光景述了一遍。賈母道：「我方纔看他　　還不至糊塗，這個理我就不明白了。偺們這種人家，別的事自然没有的，這心病也是斷斷有不得的。林丫頭若不是這個病呢，我憑着花多少錢都使得。若是這個病，不但治不好，我也没心腸了。」鳳姐道：「林妹妹的事老太太倒不必張心，橫　　有他二哥哥天天同着大夫睄看。倒是姑媽那邊的事要　　。今日早起聽見說，房子不差什麼就妥當了，竟是老太太、太太到姑媽那邊，我也跟了去，商量商量。就只一件，姑媽家裡有寶妹妹在那裡，難以說話，不如索性請姑媽晚上過來，偺們一夜都說結了，就好辦了。」賈母王夫人都道：「你說的是。今日晚了，明日飯後偺們娘兒們就過去。」說着，賈母用了晚飯。鳳姐同王夫人各自歸房。不提。

且說次日鳳姐吃了早飯過來，便要試試寶玉，走進裡間說道：「寶兄弟大喜，老爺已擇了吉日要給你娶親了。你喜歡不喜歡？」寶玉聽了，只　　瞅着鳳姐笑，微微的點點頭兒。鳳姐笑道：「給你娶林妹妹過來好不好？」寶玉　　大笑起来。鳳姐看着，也斷不透他是明白是糊塗，因又問道：「老爺說你好了纔給你娶林妹妹呢，若還是這麼傻，便不給你娶了。」寶玉忽然正色道：「我不傻，你纔傻呢。」說着，便站起來說：「我去瞧瞧林妹妹，叫他放心。」鳳姐忙扶住了，說：「林妹妹早知道了。他如今要做新媳婦了，自然害羞，不肯見你的。」寶玉道：「娶過來他到底是見我不見？」鳳姐又好笑，又着忙，心想想：「襲人的話不差。提了林妹妹，雖說仍舊說些瘋話，　　覺得明白些。若眞明白了，將来不是林姑娘，打破了這個橙虎兒，那饑荒纔難打呢。」便忍笑說道：「你好好兒的便見你，若是瘋瘋顛顛的，他就不見你了。」寶玉說道：「我有一個心，前兒已交給林妹妹了。他要過來，橫豎給我帶來，還放在我肚子裡頭。」鳳姐聽着竟是瘋話，便

出來看着賈母笑。賈母聽了，又是笑，又是疼，便說道：「我早　　見了。如今且不用理他，叫襲人好好的安慰他。偺們走罷。」

說着王夫人也來。大家到了薛姨媽那裡，只說惦記着這邊的事來瞧瞧。薛姨媽感激不盡，說些薛蟠的話。喝了茶，薛姨媽纔要叫人告訴閣本和藤本作：告訴寶釵，鳳姐連忙欄閣本作：攔住說：「姑媽不必告訴寶妹妹。」又向薛姨媽陪笑說道：「老太太此來，一則爲瞧姑媽，二則也有句要　　的話特請姑媽到那邉商議。」薛姨媽　　了，點點頭兒說：「是了。」於是大家又說些閒話便來閣本和藤本作：回來了。當晚薛姨媽故閣本和藤本作：果然過來，見過了賈母，到王夫人屋裡來，不免說起王子騰來，大家落了一囲淚。薛姨媽便問道：「剛纔我到老太太那裡，寶哥兒出來請安還好好兒的，不過畧瘦些，怎麼你們說得狠利害？」鳳姐便道：「其實也不怎麼樣，只是老太太懸心。目今老爺又要起身外任去，不知幾年纔来。老太太的意思，頭一件叫老爺看着寶兄弟成了家也放心；二則也給寶兄弟冲冲喜，借大妹妹的金鎖壓壓邪氣，只怕就好了。」薛姨媽心裡也愿意，只慮着寶釵委屈，便道：「也使得，只是大家　　要從長計較計較纔好。」王夫人便按着鳳姐的話和薛姨媽說，只說：「姨太太這會子家裡没人，不如把粧奩一概蠲免。明日就打發蝌兒去告訴蟠兒，一面這裡過門，一面給他變法兒撕擄官事。」並不提寶玉的心事，又說：「姨太太，旣作了親，娶過来早早好一天，大家早放一天心。」正說着，只見賈母差鴛鴦過來候信。薛姨媽雖恐寶釵委屈，然也没法兒，又見這般光景，只得滿口應承。鴛鴦囲去囲了賈母。賈母也甚喜歡，又叫鴛鴦過来求薛姨媽和寶釵說明原故，不叫他受委屈。薛姨媽也答應了。便議定鳳姐夫婦作媒人。大家散了。王夫人姊妹不免又叙了半夜話兒。

次日，薛姨媽囲家將這邉的話細細的告訴了寶釵，還說：「我已經應承了。」寶釵始則低頭不語，後來便自　　淚。薛姨媽用好言勸慰解釋了好些話。寶釵自囲房内，寶琴隨去解悶。薛姨媽又告訴了薛蝌，叫他明日起身，「一則打　　審詳的事，二則告訴你哥哥一個信兒，你卽便囲來。」薛蝌去了四日，便囲来囘覆薛姨媽道：「哥哥的事上司已經準了誤殺，一過堂就要題本了，叫咱們預脩贖罪的銀子。妹妹的事，說『媽媽做主狠好的，赶着辦又省了好些銀子，叫媽媽不用等我，該怎麼着就怎麼辦罷。』」薛姨媽聽了，一則薛蟠可以囲家，二則完了寶釵的事，心裡安放了好些。便是看着寶釵心裡好像不願意似的，「雖是這樣，他是女兒家，素來也孝順守禮的人，知我應了，他也没得說的。」便叫薛蝌：「辦泥金庚帖，填上八字，卽叫人送到璉二爺那邊去。還問了過禮的日子來，你好預備。本來咱們不驚動親友，哥哥的朋友是你說的『都是混賬人』，親戚呢，就是賈王兩家，如今賈家是男家，王家無人在京裡。史姑娘放定的事，他家没有來請偺們，

偺們也不用通知。倒是把張德輝請了來，托他照料些，他上幾歲年紀的人，到底懂事。」薛蝌領命，叫人送帖過去。

次日賈璉過来，見了薛姨媽，請了安，便說：「明日就是上好的日子，今日過来回姨太太，就是明日過禮罷。只求姨太太不要挑　　就是了。」說着，捧過通書來。薛姨媽也謙遜了幾句，點頭應允。賈璉赶着回去回明賈政。賈政便道：「你回老太太說，既不叫親友們知道，諸事寧可簡便些。若是東西上，請老太太瞧了就是了，不必告訴我。」賈璉答應，進内將話回明賈母。這裡王夫人叫了鳳姐命人將過禮的物件都送與賈母過目，并叫襲人告訴寶玉。那寶玉又嘻嘻的笑道：「這裡送到園裡，回來園裡又送到這裡。偺們的人送，偺們的人收，何苦來呢。」賈母王夫人聽了，都喜歡道：「說他糊　　，他今日怎麽這麽明白呢。」鴛鴦等忍不住好笑，只得上來一件一件的點明給賈母瞧，說：「這是金項圈，這是金珠首飾，共八十件。這是粧蟒四十疋。這是各色釉緞一百二十疋。這是四季的衣服共一百二十件。外面也没有預備羊酒，這是折羊酒的銀子。」賈母看了，都說好，輕輕的與鳳姐說道：「你去告訴姨太太，說：不是虚禮，求姨太太等蟠兒出来慢慢的叫人給他妹妹做来就是了。那好日子的被褥還是偺們這裡代辦了罷。」鳳姐答應了，出來叫賈璉先過去，又閣本和藤本作：又叫周瑞旺兒等，吩咐他們：「不必走大門，只從園裡從前開的便門内送去，我也就過去。這門離瀟湘舘還遠，倘别處的人見了，嘱咐他們不用在瀟湘舘裡提起。」衆人答應著送禮而去。寶玉認以爲眞，心裡大樂，精神便覺得好些，只是語言總有些瘋傻。那過禮的回来都不提名說姓，因此上下人等雖都知道，只因鳳姐吩咐，都不敢走漏風聲。

且說黛玉雖然服藥，這病日重一日。紫鵑等在旁苦勸，說道：「事情到了這個分兒，不得不說了。姑娘的心事，我們也都知道。至於意外之事是再没有的。姑娘不信，只拿寶玉的身子說起，這樣大病，怎麽做得親呢。姑娘别　　瞎話，自己安心保重纔好。」黛玉微笑一笑，也不答言，又咳　　數聲，吐出好些血來。紫鵑等看去，只有一息　　，明知勸不過來，惟有守著流淚，天天三四　　去告訴賈母。鴛鴦測度賈母近日比前疼黛玉的心差了些，所以不常去回。况賈母這幾日的心都在寶釵寶玉身上，不見黛玉的信兒也不大提起，只請太醫調治罷了。

黛玉向来病著，自賈母起，直到姊妹們的下人，常來問候。今見賈府中上下人等都不過来，連一個問的人都没有，睁開眼，只有紫鵑一人。自料萬無生理，因扎挣著向紫鵑說道：「妹妹，你是我最知心的，雖是老太太　　你伏侍我這几年，我拿你就當作我的親妹妹。」說到這裡，氣又接不上來。紫鵑聽了，一陣心酸，早哭得說不出話來。遲了半日，

黛玉又一面喘一面說道：「紫絹閣本和藤本作：鵑妹妹，我躺著不受用，你扶起我來靠著坐坐纔好。」紫鵑道：「姑娘的身上不大好，起來又要抖摟着了。」黛玉　　了，閉上眼不言語了。一時又要起來。紫鵑没法，只得同雪雁把他扶起，兩邊用軟枕靠住，自己却　　在旁邊。黛玉那裡坐得住，下身自覺硌的疼，狠命的掌着，叫過雪雁来道：「我的詩本子。」說着又喘。雪雁料是要他前日所理的詩稿，因找来送到黛玉跟前。黛玉點點頭兒，又抬眼看那箱子。雪雁不解，只是發怔。黛玉氣的兩眼直瞪，又咳　　起來，又吐了一口血。雪雁連忙回身取了水來，黛玉　　了，吐在盒内。紫鵑閣本和藤本作：鵑用絹子給他拭了嘴。黛玉便拿那絹子指着箱子，又喘成一處，說不上来，閉了眼。紫鵑道：「姑娘歪歪兒罷。」黛玉又搖　　頭兒。紫鵑料是要絹子，便叫雪雁開箱，拿出一塊白綾絹子来。黛玉睄了，擱在一邊，使勁說道：「有字的。」紫鵑這纔明白過來，要那塊題詩的舊帕，只得叫雪雁拿出來遞給黛玉。紫鵑勸道：「姑娘歇歇罷，何苦又勞神，等好了再瞧罷。」只見黛玉接到手裡，也不瞧詩，扎掙着伸出那隻手来狠命的撕那絹子，是只有打顫的分兒，那裡撕得動。紫鵑早已知他是恨寶玉，　　也不敢說破，只說：「姑娘何苦自己又生氣！」黛玉點點頭兒，掖在袖裡，便叫雪雁點燈。雪雁答應，連忙點上燈来。

黛玉瞧瞧，又閉了眼坐着，喘了一會子，又道：「籠上火盆。」紫鵑打諒他冷，因說道：「姑娘躺下，多蓋一件罷。那炭氣只怕躭不住。」黛玉又摇頭兒。雪雁只得籠上，擱在地下火盆架上。黛玉點頭，意思叫挪到炕上來。雪雁只得端上来，出去拿那張火盆炕桌。那黛玉却又把身子欠起，紫鵑只得兩隻手來扶着他。黛玉這纔將方纔的絹子拿在手中，瞅着那火點點頭兒，往上一擱。紫鵑唬了一跳，欲要搶時，兩隻手　　不敢動。雪雁又出去拿火盆桌子，此時那絹子已經燒著了。紫鵑勸道：「姑娘這是怎麽說呢。」黛玉只作不聞，回手又把那詩稿拿起來，睄了睄又擱下了。紫鵑怕他也要燒，連忙將身　　住黛玉，騰出手來拿時，黛玉又早拾起，擱在火上。此時紫鵑　　彀不着，乾急。雪雁正拿進桌子來，看見黛玉一擱，不知何物，赶忙搶時，那紙沾火就着，如何能彀少待，早已烘烘的著了。雪雁也顧不得燒手，從火裡抓起來擱在地下亂踢，　　已燒得所餘無幾了。那黛玉把眼一閉，往後一仰，幾乎不曾把紫鵑壓倒。紫鵑連忙叫雪雁上来將黛玉扶着放倒，心裡突突的亂跳。欲要叫人時，天又晚了；欲不叫人時，自己同着雪雁和鸚哥等幾個小丫頭，又怕一時有什麽原故。好容易熬了一夜。到了次日早起，覺黛玉又緩過一點兒來。飯後，忽然又　　又吐，又　　起來。紫鵑看着不祥了，連忙將雪雁等都叫進來看守，自己却來回賈母。

那知到了賈母上房，靜悄悄的，只有兩三個老媽媽和幾個做粗活的丫頭在那裡看屋子呢。

紫鵑因問道：「老太太呢？」那些人都說不知道。紫鵑聽這話咤異，遂到寶玉屋裡去看，竟也無人。遂問屋裡的丫頭，也說不知。紫鵑已知八九，「但這些人怎麼竟這樣狠毒冷淡！」又想到黛玉這幾天竟連一個人問的也沒有，越想越悲，索性激起一腔悶氣來，一扭身便出來了。自己想了一想：「今日倒要看看寶玉是何形狀！看他見了我怎麼樣過的去！那一年我說了一句謊話他就急病了，今日竟公然做出這件事来！可知天下男子之心真眞是氷寒雪冷，令人切齒的！」一面走，一面想，早已來到怡紅院。只見院門虛掩，裡面却又寂靜的狠。紫鵑忽然想到：「他要娶親，自然是有新屋子的，但不知他這新屋子在何處？」

正在那裡徘徊瞻顧，看見墨雨飛跑，紫鵑便叫住他。墨雨過來笑嘻嘻的道：「姐姐在這裡做什麼？」紫鵑道：「我　　見寶二爺娶親，我要來看看熱鬧兒。誰知不在這裡，也不知是幾兒。」墨雨悄悄的道：「我這話只告訴姐姐，你可別告訴雪雁他們。上頭吩咐了，連你們都不叫知道呢。就是今日夜裡娶，那裡是在這裡，老爺派璉二爺另收拾了房子了。」說着又問：「姐姐有什麼事麼？」紫鵑道：「沒什麼事，你去罷。」墨雨仍舊飛跑去了。紫鵑自己發了一回獃，忽然想起黛玉來，這時候還不知是死是活。因兩淚汪汪，咬着牙發狠道：「寶玉，我看他明兒死了，你算是躲的過不見了！你過了你那如心如意的事兒，拿什麼臉来見我！」一面哭，一面走，嗚嗚咽咽的自回去了。

還未到瀟湘館，只見兩個小丫頭在門裡往外探頭探腦的，一眼看見紫鵑，那一個便嚷道：「那不是紫鵑姐姐来了嗎。」紫鵑知道不好了，連忙擺手兒不叫嚷，赶忙進去看時，只見黛玉肝火上炎，兩顴紅赤。紫鵑覺得不妥，叫了黛玉的奶媽王奶奶來。一看，他便大哭起來。這紫鵑因王奶媽有些年紀，可以仗個胆兒，誰知竟是個沒主意的人，反倒把紫鵑弄得心裡七上八下。忽然想起一個人来，便命小丫頭急忙去請。你道是誰，原來紫鵑想起李宮裁是個孀居，今日寶玉結親，他自然　　避。况且園中諸事向係李紈料理，所以打發人去請他。

李紈正在那裡給賈蘭改詩，冒冒失失的見一個丫頭進来囲說：「大奶奶，只怕林姑娘好不了，那裡都哭呢。」李紈聽了，嚇了一大跳，也不及問了，連忙跕起身來便走，素雲碧月跟着，一頭走着，一頭落淚，想着：「姐妹在一處一塲，更兼他那容貌才情眞是寡二少雙，惟有青女素娥可以髯髣閣本和藤本作：髣髴一二，竟這樣小小的年紀，就作了北印卿閣本和藤本作：邛鄉女！偏偏鳳姐想出一條偷梁換柱之計，自己也不好過瀟湘舘來，竟未能少盡姊妹之情。真真可憐可歎。」一頭想着，已走到瀟湘館的門口。裡面却又寂然無聲，李紈倒着起忙來，想來必是已死，都哭過了，那衣衾未知粧裹妥當了沒有？

連忙三步兩步走進屋子來。裡間門口一個小丫頭已經看見，便說：「大奶奶來了。」紫鵑忙往外走，和李紈走了個對臉。李紈忙問「怎麼樣？」紫鵑欲說話時，惟有喉中哽咽的分兒，　　一字說不出。那眼淚一似斷線珍珠一般，祇將一隻手回過去指着黛玉。李紈看了紫鵑這般光景，更覺心酸，也不再問，連忙走過来。看時，那黛玉已不能言。李紈輕輕叫了兩聲，黛玉　　還微微的開眼，似有知識之狀，但只眼皮嘴唇微有動意，口内尚有出入之息，　　要一句話一點淚也没有了。

李紈回身見紫鵑不在跟前，便問雪雁。雪雁道：「他在外頭屋裡呢。」李紈連忙出來，只見紫鵑在外間空床上躺着，顏色青黃，閉了眼只　　流淚，那鼻涕眼淚把一個砌花錦邊的褥子已濕了碗大的一片。李紈連忙喚他，那紫鵑纔慢慢的睜開眼欠起身來。李紈道：「傻丫頭，這是什麼時候，且只顧哭你的！林姑娘的衣衾還不拿出來給他換上，還等多早晚呢。難道他個女孩兒家，你　　叫他失身露體精着来光著去嗎！」紫鵑　　了這句話，一發止不住痛哭起來。李紈一面也哭，一面着急，一面拭淚，一面拍着紫鵑的肩膀說：「好孩子，你把我的心都哭亂了，快着　　拾他的東西罷，再遲一會子就了不得了。」

正鬧着，外邊一個人慌慌張張跑進來，倒把李紈唬了一跳，看時　　是平兒。跑進來看見這樣，只是獃磕磕的發怔。李紈道：「你這會子不在那邊，做什麼來了？」說着，林之孝家的也進来了。平兒道：「奶奶不放心，叫來睄睄。既有大奶奶在這裡，我們奶奶就只顧那一頭兒了。」李紈點點頭兒。平兒道：「我也見見林姑娘。」說着，一面往裡走，一面早已流下淚來。這裡李紈因和林之孝家的道：「你來的正好，快出去睄睄去，告訴　　事的預備林姑娘的後事。妥當了叫他來回我，不用倒那邊去。」林之孝家的答應了，　　跕着。李紈道：「還有什麼話呢？」林之孝家的道：「剛纔二奶奶和老太太商量了，那邊用紫鵑姑娘使喚使喚呢。」李紈還未答言，只見紫鵑道：「林奶奶，你先請罷。等着人死了我們自然是出去的，那裡用怎閣本和藤本作：這麼……」說到這裡　　又不好說了，因又改說道：「况且我們在這裡守着病人，身上也不潔净。林姑娘還有氣兒呢，不時的叫我。」李紈在旁解說道：「當真這林姑娘和這丫頭也是前世的緣法兒。倒是雪雁是他南邉帶来的，他倒不理會。惟有紫鵑，我看他兩個一時也離不開。」林之孝家的頭裡　　了紫鵑的話，未免不受用，被李紈這番一說，却也没的說，又見紫鵑哭得淚人一般，只好瞅着他微微的笑，因又說道：「紫鵑姑娘這些閒話倒不要　　，只是他　　說得，我可怎麼回老太太呢。况且這話是告訴得二奶奶的嗎！」

正說着，平兒擦着眼淚出來道：「告訴二奶奶什麼事？」林之孝家的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。平兒低了一回頭，說：「這麼着罷，就叫雪姑娘去罷。」李紈道：「他使得嗎？」

平兒走到李紈耳邊說了幾句，李紈點點頭兒道：「既是這麼着，就叫雪雁過去也是一樣的。」林之孝家的因問平兒道：「雪姑娘使得嗎？」平兒道：「使得，都是一樣。」林家的道：「那麼姑娘就快叫雪姑娘跟了我去。我先去回了老太太和二奶奶，這可是大奶奶和姑娘的主意。回来姑娘再各自回二奶奶去。」李紈道：「是了。你這麼大年紀，連這麼點子事還不躭呢。」林家的笑道：「不是不躭，頭一宗這件事老太太和二奶奶辦的，我們都不能狠明白。再者又有大奶奶和平姑娘呢。」說着，平兒已叫了雪雁出來。

原來雪雁因這几日嫌他小孩子家懂得什麼，便也把心冷淡了。况且聽是老太太和二奶奶叫，也不敢不去。連忙收拾了頭，平兒叫他換了新鮮衣服，跟着林家的去了。隨後平兒又和李紈說了几句話。李紈又嘱咐平兒打那麼催着林之孝家的叫他男人快辦了來。平兒答應着出來，轉了個灣子，看見林家的帶着雪雁在前頭走呢，赶忙叫住道：「我帶了他去罷，你先告訴林大爺辦林姑娘的東西去罷。奶奶那裡我替回就是了。」那林家的答應着去了。這裡平兒帶了雪雁到了新房子裡，回明了自去辦事。

說雪雁看見這般光景，想起他家姑娘，也未免傷心，只是在賈母鳳姐跟前不敢露出。因又想道：「也不知用我作什麼，我且瞧瞧。寶玉一日家和我們姑娘好的　　裡調油，這時候總不見面了，也不知是真病假病。怕我們姑娘不依，他假說丟了玉，粧出傻子樣兒來，叫我們姑娘寒了心，他好娶寶姑娘的意思。我看看他去，看他見了我傻不傻。莫不成今兒還粧傻麼！」一面想着，已溜到裡間屋子門口，偷偷兒的瞧。這時寶玉雖因失玉昏憒，但只　　見娶了黛玉爲妻，真乃是從古至今天上人間第一件暢心滿意的事了，那身子頓覺健旺起来——秖不過不似從前那般靈透，所以鳳姐的妙計百發百中——巴不得卽見黛玉，盼到今日完姻，真樂得手舞足蹈，雖有幾句傻話，却與病時光景大相懸絶了。雪雁看了，又是生氣，又是傷心，他那裡曉得寶玉的心事，便各自走開。

這裡寶玉便叫襲人快快給他裝新，坐在王夫人屋裡。看見鳳姐尤氏忙忙碌碌，再盼不到吉時，只管問襲人道：「林妹妹打園裡來，爲什麼這麼費事，還不來？」襲人忍着笑道：「等好時辰。」回來又聽見鳳姐與王夫人道：「雖然有服，外頭不用鼓樂，偺們南邊規矩要拜堂的，冷清清使不得。我傳了家內學過音樂管過戲子的那些女人來吹打，熱鬧些。」王夫人點頭說：「使得。」

一時大轎從大門進來，家裡細樂迎出去，十二對宫燈，排着進來，倒也新鮮雅致。　　相請了新人出轎。寶玉見新人幪着蓋頭，喜娘披着紅扶着。下首扶新人的你道是誰，原來就是雪雁。寶玉看見雪雁，猶想：「因何紫鵑不来，倒是他呢？」又想道：「是了，雪

雁原是他南邊家裡帶來的，紫鵑仍是我們家的，自然不必帶來。」因此見了雪雁竟如見了黛玉的一般歡喜。　　相贊禮，拜了天地。請出賈母受了四拜，後請賈政夫婦登堂，行禮　　，送入洞房。還有坐床撒帳等事，俱是按金陵舊例。賈政原爲賈母作主，不敢違拗，不信冲喜之說。那知今日寶玉居然像個好人一般，賈政見了，倒也喜歡。那新人坐了床便要揭起蓋頭的，鳳姐早已防備，故請賈母王夫人等進去照應。

寶玉此時到底有些傻氣，便走到新人跟前說道：「妹妹身上好了？好些天不見了，盖着這勞什子做什麽！」欲待要揭去，反把賈母急出一身冷汗来。寶玉又轉念一想道：「林妹妹是愛生氣的，不可造次。」又歇了一歇，仍是按捺不住，只得上前揭了。喜娘接蓋去閣本和藤本作：去蓋頭，雪雁走開，鶯兒等上来伺候。寶玉睜眼一看，好像寶釵，心中不信，自己一手持燈，一手擦眼，一看，可不是寶釵麽！只見他盛妝艷服，豐肩悗體，鬟低髻軃，瞤眼閣本和藤本作：眼瞤息微，真是荷粉露　　，杏花烟潤了。寶玉發了一囘怔，又見鶯兒立在傍邊，不見了雪雁。寶玉此時心無主意，自己反以爲是夢中了，呆呆的只管跕着。衆人接過燈去，扶了寶玉仍舊坐下，兩眼直視，半語全無。賈母恐他病　　，親自扶他上床。鳳姐尤氏請了寶釵進入裡間床上坐下，寶釵此時自然是低頭不語。寶釵閣本和藤本作：寶玉定了一囘神，見賈母王夫人坐在那邊，便輕輕的叫襲人道：「我是在那裡呢？這不是做夢麽？」襲人道：「你今日好日子，什麽夢不夢的混說。老爺可在外頭呢。」寶玉瞧瞧兒的拿手指着道：「坐在那裡這一位美人兒是誰？」襲人握了自己的嘴，笑的說不出語閣本和藤本作：話來，歇了半日纔說道：「是新娶的二奶奶。」衆人也都囘顧頭去，忍不住的笑。寶玉又道：「好糊　　，你說二奶奶到底是誰？」襲人道：「寶姑娘。」寶玉道：「林姑娘呢？」襲人道：「老爺作主娶的是寶姑娘，怎麽混說起林姑娘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纔剛看見林姑娘了麽，　　有雪雁呢，怎麽說没有。你們這都是做什麽頑呢？」鳳姐便走上来輕輕的說道：「寶姑娘在屋裡坐着呢。别混說，囘來得罪了他，老太太不依的。」寶玉　　了，這會子糊　　更利害了。本來原有昏憒閣本和藤本作：憒的病，加以今夜神出鬼没，更叫他不得主意，便也不顧别的了，口口聲聲只要找林妹妹去。賈母等上前安慰，無奈他只是不懂。又有寶釵在内，又不好明說。知寶玉舊病復發，也不講明，只得滿屋裡點起安息香來，定住他的神魂，扶他睡下。衆人鴉雀無聞，停了片時，寶玉便昏沉　　去。賈母等纔得畧畧放心，只好坐以待旦，叫鳳姐去請寶釵安歇。寶釵置若罔聞，也便和衣在内暫歇。賈政在外，未知内裡原由，只就方纔眼見的光景想來，心下倒放寬了。恰是明日就是起程的吉日，略歇了一歇，衆人賀喜送行。賈母見寶玉睡着，也囘房去暫歇。

次早，賈政辭了宗祠，過來拜别賈母，稟稱：「不孝遠離，惟願老太太順時頤養。兒子

一到任所，卽修稟請安，不必掛念。寶玉的事，已經依了老太太完結，只求老太太訓誨。」賈母恐賈政在路不放心，並不將寶玉復病的話說起，只說：「我有一句話，寶玉昨夜完姻，並不是同房。今日你起身，必該叫他遠送纔是。他因病冲喜，如今纔好些，又是昨日一天勞乏，出來恐怕着了風。故此問你，你叫他送呢，我卽刻去叫他；你若疼他，我就叫人帶了他來，你見見，叫他給你磕頭就箄了。」賈政道：「叫他送什麽，只要他從此已後認眞念書，比送我還喜歡呢。」賈母　　了，又放了一條心，便叫賈政坐着，叫鴛鴦去如此如此，帶了寶玉，叫襲人跟着來。鴛鴦去了不多一會，果然寶玉來了，仍是叫他行禮。寶玉見了父親，神志畧歛些，片時清楚，也没什麽大差。賈政吩咐了幾句，寶玉答應了。賈政叫人扶他囘去了，自己囘到王夫人房中，又切寔的叫王夫人　　教兒子，斷不可如前嬌縱。明年鄉試，務必叫他下場。王夫人一一的　　了，也没提起別的。卽忙命人扶了寶釵過来，行了新婦送行之禮，也不出房。其餘内眷俱送至二門而囘。賈珍等也受了一番訓　　。大家舉酒送行，一班子弟及晚輩親友，直送至十里長亭而別。

不言賈政起程赴任。且說寶玉囘來，舊病陡發，更加昏憒，連飲食也不能進了。未知性命如何，下囘分解。